

柏林圍牆與「和平革命」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組召集人）

蘇秀法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難忘的日子。被世人形容為「可恥之牆」的柏林圍牆自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豎立以來，經過二十八年兩個月又二十八天不人道的封閉，終於在東德人民爭取政治、經濟改革和要求共產黨放棄一黨專政的強烈壓力下開放了。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當夜，人們幾乎難以相信他們的耳朵，圍牆真的開放了嗎？西柏林市民半信半疑地奔向圍牆參加一場奇蹟式的約會，東柏林市民則膽怯地走向通往東、西柏林的關卡。突然間，西柏林電視上出現一批批洶湧人潮毫無阻攔地跨過昔日視為死亡禁地的圍牆。他們歡欣鼓舞，但卻熱淚盈眶，彼此熱烈擁抱，震撼心弦的感人畫面。圍牆西邊，香檳酒泡沫四濺，東來鮮花飛舞，柏林沉醉在瘋狂的迷醉中！

柏林圍牆的開放，不僅象徵史達林式社會主義時代的終了，也迫使掌握東德政權達十八年之久的何內克(Eric Honecker)步下政治舞臺。克倫斯(Egon Krenz)是東德共黨政治局內著名的強硬派，接替何內克後，面臨無法遏阻東德人民西奔的廣大難民潮和日益嚴重的東德各大城市包括東柏林在內的空前大規模示威抗議，在人民強烈要求東德共黨放棄一黨專政，進行政、經改革的沉重壓力下，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決定」，宣佈開放東德對外國的邊界，允許人民自由出境。根據當時情況，克倫斯如果決定使用武力鎮壓示威運動，視西奔難民潮的嚴重性於不顧，則極可能引起內戰，再以兩個德國均處在東西方第一線的地理位置，必將導致局勢陷於不可預測的險境。

克倫斯曾支持中共鎮壓六四北平天安門廣場學運的屠殺方式，但在處理東德類似事件上，則能懸崖勒馬，沒有釀成大禍。

一九八九年是東歐各國爭取民主自由，擺脫共黨一黨統治豐收的一年。西方人士說，波蘭花

了十年時間才見開花結果，匈牙利奮鬥了十個月就刪除了國號上具有共黨意味的「人民」字樣，改「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為「匈牙利共和國」。東德在開放柏林圍牆前兩個月，尚是東歐共黨統治體制最好的政權，但祇有短短十個星期時間，一切都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了。

東德經過今（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八日的國會自由選舉和五月六日的地方議會選舉，其共黨的影響力幾至一蹶不振，在各級議會裏都降為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低點。東德終能以選舉方式達成政權轉移，幸運地完成了一次「和平的革命」。

三月十八日東德國會大選，保守派德意志聯盟贏得空前勝利甫經宣佈之後，立即有人認為德國的統一大業已經完成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將可能在兩年內完成。儘管目前對未來首都的選擇意見分歧，但統一德國的首都，基於歷史的理由和國家的驕傲，絕大部分的德國人都把柏林視為當然的第一優先。

歷史性的一天——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

從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的二十八年兩個月又二十八天之中，柏林圍牆歷經了很多人類悲慘的故事，而這些悲劇又常常被人淡忘。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十三日的夜裏是圍牆悲劇開始的時刻。當天午夜將到之前，照射柏林布蘭登堡門（Das Brandenburger Tor）的燈光突然熄滅，貫穿東、西柏林間的地下火車不再行駛，地面電車也停了。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每天因工作往返穿越東、西德五十萬德國人的「邊境」地帶，都由配以T三四型裝甲車和輕型坦克裝備的兩萬名東德士兵、民兵和警察以及工人佔據，這些士兵、警察和工人在共黨頭目指揮下，為柏林圍牆放置第一批磚石及進行安裝鐵絲網，築起一座世人稱之的「可恥之牆」。^①從此堵塞了東德人民進入西柏林和西德，斷絕了投奔自由者的希望。

當時，東西雙方冷戰方酣，何內克親自監工督造，直到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柏林圍牆始算全部完工。^②東德說建築這道圍牆的動機主要是抵制企圖危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全的帝國主義者和「資本主義的誘惑」，事實上，東德自建國以來，

註① Norman Gelb, "The Stage is Set", *The Berlin Wall*, Simon & Schuster, London, 1986 pp. 8-10.

註② 蘇秀法，「從冷戰的和平到圍牆的和平」，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四卷第八期，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十日，第四三頁。

即頻頻遭遇內部不安，菁英分子紛紛「用脚投票」遠走他鄉，包括醫生、工程師、工人和學生不斷地奔向西德，另謀出路。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十二年中，東德共有二百六十萬人逃亡西德，單以一九六一年七月（圍牆豎立之前的月份）一個月的統計即達三萬零四百四十人。^③對東德來說，如果這樣繼續大量出血，如何建立他們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客觀地說，確是涉及到生存問題。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黎明，東、西柏林市民已被圍牆隔絕，一分爲二，他們除了注視著東德士兵、警察的巡邏，傾聽著遠方叫喊的聲音外，一籌莫展，人們驚惶失措，心中陡然生出一種說不出的恐懼感，被稱爲是「門鎖恐懼症」(Torschlusspanick)，這是因空間關閉而生的恐懼。在過去二十八年中，數以千計的人都試圖「跳牆而出」，有人乘汽車猛衝，有人帶領全家駕著輕汽球凌空而過，有人在嚴寒冬季游水西奔，有人挖地道潛逃，甚至有人使用一個構造簡單的梯子冒險追求自由。根據東德當局的統計，總共有七十九人企圖逃亡而喪生，一百二十人受傷。^④

柏林圍牆長一百六十四公里，高三點五公尺，最高的部份達四點二公尺。^⑤

在圍牆西邊，爲投奔自由喪生的人樹立了十字架，架上刻有死難者的姓名及死亡日期，架前置有鮮花，供人憑弔；在東邊，靠近圍牆的地方則是禁區，無人地帶，長達四十公里，混凝土的圍牆後面是監視塔和通以電流的鐵絲網、地雷、崗哨以及巡邏士兵，晝夜二十四小時執行全面警戒。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後，在歐洲東、西雙方顯現出利益均勢，柏林局勢也因而稍趨和緩。

繼美、英、法、蘇四強一九七一年簽訂有關柏林協定之後，兩個德國也於一九七二年簽訂「基礎關係條約」。東、西柏林經由佛里達利街(Friedrichstrasse)出入口的限制也因之得以稍稍放寬。東德退休的人可以自由地前往西柏林，有家庭的也可獲得短期有條件的探視批准。但整個關閉形勢則無改變。^⑥

一九八七年六月，美國總統雷根在柏林布蘭登堡門附近發表演說時曾呼籲：「戈巴契夫先生，請打開這扇門，把圍牆拆了吧！」^⑦

註③ Irina de Chikoff, "La Fin du Mur", *Le Figaro*, 10 novembre, 1989, p. 5.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同註③。

註⑥ 參閱 Jonathan Dean, "The Future of Berlin," *Germany Between East and West*, Edited by E. More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7, pp. 157-179.

註⑦ 同註③。

柏林圍牆的西邊牆上被塗上五顏六色的漫畫和題字，東柏林那邊牆上則是光禿禿單調而暗淡的灰色。二十八年以後的一九八九年，東德再度出現廣大的難民潮。當年三五人一組的小規模西奔，現在是成羣結隊風湧而來，一九八九年夏天，東德先用匈牙利和奧地利邊境開放的便利，大批經由布達佩斯和巴勒頓湖(Balaton Lac)繞過關閉的柏林圍牆轉向西德；另外多批的人則搭乘「自由列車」經過捷克前往西德，在如此大規模難民潮的衝擊下，東德當局感到局勢嚴重，曾經試圖關閉所有通往鄰國的邊界，堵塞逃亡，但國內示威抗議的聲浪此起彼落，空前激烈，顯然是一場政治大地震的前奏。

柏林圍牆雖然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才正式開放，但在政治上，圍牆早在當年的夏天就搖搖欲墜了。

震撼東柏林的二十一個日子

一九七一年出任東德總書記，一九七六年當選東德國家主席的何內克於去年（一九八九）十月十八日被迫辭職，到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正式開放的三個星期，東柏林經過一連串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在東德共黨政治局內的多次會議中，對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示威運動究竟應採何種因應對策，也掀起很激烈的爭論。

何內克被迫辭職後，由政治局強硬派委員克倫斯繼任東德共黨總書記，十月二十四日克倫斯當選國家主席兼三軍統帥。東德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成立德意志人民共和國到去年剛滿四十年。蘇聯第一號人物戈巴契夫於十月五日親自專程來到柏林祝賀，在答覆記者詢問時表示，他對德國朋友因應改革的能力深具信心。但在十月七日慶祝東德建國四十週年大典時，東柏林羣衆也在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政、經改革。當天，何內克和戈巴契夫會談了三小時，事後，戈巴契夫說東德面臨的問題，應在柏林而不是在莫斯科解決。^⑧

十月九日何內克接待來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說，東德境內的示威抗議猶如去年北平天安門廣場的動亂事件。^⑨此語似在表示準備使用武力鎮壓的暗示。

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之下，東德當局不得不於十月二十五日准許避難在西德駐捷克大使館的東德人向西方移民，約有五千至六千人歡欣鼓舞地離開捷克國境，前往西德。

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一日，克倫斯赴莫斯科進行三小時會談，但在東德境內的萊比錫(Leipzig)、德勒斯登(Dresden)

註⑧ "The world is story and so is Honecker," *Los Angeles Times*, Dec. 17, 1989, p. 9.

註⑨ 同註⑧。

○等大城又有數以萬計的羣衆舉行示威，要求新聞自由、共黨放棄一黨專政和經濟改革，規模越來越大，情勢也越來越嚴重。

十一月二日，克倫斯政府內的閣員紛紛辭職，其中有東德全國總工會頭目蒂錫（Harry Tisch）和教育部長瑪果·何內克（Margo Honecker）（前東德國家主席何內克之妻）在內。

十一月三日，情勢演化已不可收拾，估計有十萬以上的羣衆在東德各大城市遊行抗議。

十一月四日發生東德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示威運動，在東柏林參加的羣衆多達一百萬人。

十一月四日～五日，東德政府打破柏林圍牆存在二十八年以來的禁忌，首次允許東德人民可自由經由捷克前往西方國家，立刻出現大規模西移的難民潮，當天就約有一萬人前往西德定居。

十一月五日和六日，東德工業大城萊比錫有多達三十萬的羣衆連續兩天舉行示威，要求當地以及東德共黨領導階層辭職。同一天，東德政府公佈一項新的法律，准許國民每年可有三十天赴國外自由旅行的規定。

十一月七日，由史徒佛（Willy Stoph）領導的東德政府宣佈辭職。

十一月八日，東德共黨政治局亦宣佈辭職，並即通過克倫斯提名的新政治局委員名單，東德當局也透露出東德將有舉行自由選舉的可能性。

十一月九日，東德國務會議決定開放對外國的邊界，聽任人民自由出境。^⑩

就在十一月九日的當晚，隔絕東、西柏林二十八年的柏林「可恥之牆」就打開了。回顧這關鍵性的二十一個日子裏，東德人民爲爭取民主自由的抗議示威如火如荼，但始終沒有出現中國大陸武力鎮壓民運的六四天安門慘劇，「柏林之春」在期待二十八年之後，終於和平的到來。

柏林圍牆倒塌之夜

一九六一年八月，僅僅一夜之間，東柏林人就成爲歐洲的棄兒，現在由於戈巴契夫年來高唱開放改革口號和東德境內各大城市居民兩個月不斷的示威抗議，也終於迫使東德第一號人物何內克走下政治舞臺。繼任者被形容爲東德共黨強硬派的克倫斯却大膽地擊碎了這個監獄國家——東德「可恥之牆」的磚塊。^⑪

註⑩ "Trois Semaines qui ont ébranlé la RDA" *Le Figaro*, 10 Novembre 1989, p. 5.

註⑪ Georges Sufferl, "La nuit où le mur tombe," *Le Figaro*, 11-12 Novembre 1989, p. 9.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九日的夜晚，柏林人在收音機廣播中幾乎難相信他們的耳朵，西柏林人半信半疑地奔向圍牆去赴一場奇蹟式的約會，東柏林人膽怯地走到通往東、西柏林兩邊的關卡，稍後，羣衆確定了情況的真正變化才向水泥要塞的柏林圍牆開始攻擊，他們用錘子和鶴嘴鋤頭猛敲洩恨。^⑫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是歷史上一個難忘的日子，不僅身歷其境、躬逢其盛的柏林居民以及圍牆兩邊的德國人歡欣若狂，而且這則出人意料之外，突然開放柏林圍牆的消息，成爲全世界媒體爭相報導最熱門的頭條新聞，吸引億萬人的注意。

柏林圍牆的開放是象徵和宣佈史達林式的鐵幕時代已經遠去，電視上一批批洶湧人潮自由通過圍牆震撼心弦的畫面。東、西柏林兩地居民在分隔二十八年後淚水盈眶的熱烈擁抱，西柏林圍牆附近一瓶瓶香檳酒泡沫四濺，一束束鮮花飛舞，柏林浸沉在瘋狂的迷醉歡樂之中。

克倫斯何以做出這種賭注式的決定？西方人士在一陣興奮之後不免發生一些疑問：是爲贏得美國人和歐洲人的好感？是戈巴契夫巧妙設計要將西德淹沒在廣大東德人潮的激流之中？抑是將統一後的強大德國置於脆弱的西歐架構上使之失去平衡？假定蘇聯駐軍明天從東德撤離，美國部隊是否還能在歐洲久留？^⑬

事實上，克倫斯決定開放圍牆係迫於下列兩個理由：一是西方對於柏林的立場始終堅定不移，二是東德人民強烈要求政、經改革的行動已經快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要避免武力鎮壓可能引起的內戰以及東、西方微妙關係的惡化，克倫斯除了採取開放政策之外，別無他途。

西方對柏林問題立場的堅定，可以回憶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蘇聯封鎖柏林而造成危機時，美國以空降方式每天供應西柏林居民日用必需品長達十一個月之久的故事，以及一九六三年甘迺迪總統在西柏林市政府前發表「我是柏林人」演說所代表的意義。^⑭多年以來，俄國人一直以爲柏林會像一個將要熟透的蘋果，遲早要自動掉落在他們的籃子裏，可是這個希望終於落了空，今天却是東德倒向了西德的懷抱。

克倫斯的確別無選擇，因爲柏林圍牆的命運必然會被自由的洪流沖塌，也必然會被示威羣衆的吼聲撼動。就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那個歷史性的夜晚，歐洲政治地圖突然之間自行作了修正。自此之後，則是歐洲能否從這個令人大感驚喜的勝利聲中，獲得利益的果實。

註⑫ J. J. Me'vel, "Les Berlinois à l'assaut du mur," *Le Figaro*, 11-12 novembre, 1989, p. 10.

註⑬ "Du rire aux larmes, les journées les plus folles," *Le Figaro*, 13 novembre, 1989, p. 20.

註⑭ 請參閱蘇秀法，「從冷戰的和平到圍牆的和平」。

柏林圍牆十一月九日就開放了，但是具有代表性的布蘭登堡門前的一段圍牆却遲了四十四天才正式打通。

柏林布蘭登堡門是柏林的象徵標誌，猶如艾菲爾鐵塔之對巴黎，大鵬鐘之對倫敦。布蘭登堡門是六根巨型圓柱的高聳拱門，拱門頂上有勝利女神駕御四匹駿馬奔馳的車子，這是經由幾代國王統治普魯士完成德國統一的最後象徵。

布蘭登堡門前及左右兩邊的一段柏林圍牆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打開的，當時西德總理柯爾和西柏林主政市長孟普（Walter Momper）都親臨發表演說。⑤柏林市民認為布蘭登堡門的開放對德國人具有不尋常的重大意義，布蘭登堡門前圍牆的開放，才使德國人產生真實的國家感。

柏林將是統一德國的首都？

統一德國的首都將是柏林，幾個月前絕大部分德國人都視為當然，但是現在有了不同的聲音。除了有人主張建都法蘭克福以外，波昂也受到一些人的垂青。

爲了歷史的理由，國家的驕傲，地理的位置，幅員和活力以及文化和智識的廣大領域，柏林都具有被選擇爲統一德國首都的優越條件。支持柏林重爲德國首都的人說，柏林不必一定是首都，但實際上永遠是德國的首都。

在東德，柏林之爲德國的首都，早被視爲當然，歷屆共黨政權和一般市民都持這個態度。東德新政府領導人包括總理梅吉爾（Lothar de Maizière）在內，已在新政府首次官方文告內以柏林爲統一德國的首都。

柏林作爲統一德國的首都，可爲兩個德國提供最佳和最快的整合之路。在地理位置上，柏林注視著東方，開展一個不言自明的經濟和政治的廣闊空間，部分保守的西柏林人認爲把首都留在波昂，不啻是一項對東德的背棄行爲。

德國名歷史學家費斯特（Joachim Fest）指出，歷史感和所有官方文件都肯定柏林。統一後的德國應保持和西方的緊密關係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德國人健忘，忽視過去四十年中所得到的教訓，將來即使把首都仍然留在萊茵河畔，依舊無法躲避另一場災禍的發生。德國一家重要保守派報紙世界報（Die Welt）也支持柏林應爲統一德國首都的呼聲。⑥

四十年来，波昂在所有官方文件中都被稱爲是「臨時首都」，所以柏林人在德國統一有望的今天，都殷切期待聯邦政府重返柏林。

註⑤ 同註③。

註⑥ Henry Tanner, "Berlin and that 'small town' in German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 1990, p. 24.

至於被稱爲「德國小城」的波昂，也有一羣政論家和部份輿論出而爲之辯護：以地理位置而言，波昂位於西歐，面向西方，而柏林處於中歐，則看不出其面對何處。自政治觀點而言，聯邦德國已成爲世界上最成功的民主聯邦制國家之一，面積小而謙遜的波昂曾經妥切地維持了城市和城市間、邦與邦之間的平衡關係，爲什麼要搬到具有帝王氣勢的柏林去？爲安置十五萬公務員及其家屬，從波昂遷往柏林的遷移費估計約爲五百億到一千億西德馬克（約合美金二百九十億到五百八十億元），自經濟觀點而言，這是一種浪費。除了部分德國人爲波昂辯護外，外國人士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幾個星期前就曾在倫敦和柯爾總理談過這個問題。^①

柏林應否爲統一德國的首都，在西德已進入嚴肅辯論的階段，一些在法蘭克福、慕尼黑、斯圖加特、柯隆以及其他權力中心地區的政壇人士正公開或私下地表示對聯邦德國未來平衡的關切。柏林銷路最大的報紙柏林晨報（*Berlin Morgen Post*）在一篇社論中悲觀地指出，目前正有一項有組織的陰謀在破壞柏林的聲譽。

以目前情勢判斷，在今年十二月西德國會大選之前，柯爾政府尙不會採取任何正式決定。更不會公開說出他們的選擇。柏林將爲統一德國的首都既非絕對，那麼，目前波昂的地位就會繼續保持，即使在名義上不再是首都，也可能和將來的首都柏林分擔一些首都的功能。

「和平革命」

柏林圍牆的突然開放，使全世界人士目瞪口呆，措手不及。首先，這是件沒有人敢以期待的事情，甚至直到去年十月初，東德政權仍然是保持共黨社會主義統治體制的最佳堡壘。何內克對於東歐各國爭取民主浪潮運動視若無睹，我行我素。克倫斯繼任之後，也未顯出絲毫改革的跡象。其次，柏林圍牆又是鐵幕最明顯的象徵。因此柏林圍牆開放的影響，遠遠凌駕於東德人民要求政治、經濟改革的示威抗議之上。

柏林圍牆開放的同時，東德當局又宣佈同意舉行自由選舉，此一決定打破了四十多年來共黨一黨專政的局面。東德政府同意舉行自由選舉的勇敢作風，比准許人民自由離境移民他國的政策更具有重要性和久遠性，因爲它可能防止大量難民潮西奔的繼續出現。曾任戴高樂政府文化部長的斐費特（Aain Peyrefitte）認爲東德共黨接受舉行自由選舉，就是進行不流血的「和平革命」，值得稱讚。^②

註① 同註②。

註② Alain Peyrefitte, "Révolution Tranquille," *Le Figaro*, 11 et 12 novembre, 1989, p. 1.

東德人民勿須流血鬪爭即贏得他們希望的訴求，默默進行和平革命，戈巴契夫在無法遏阻的情勢演化下，所表現的放任和妥協態度，固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西德對共黨專政的東德始終避免採取杯葛政策，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西德從來不對東德說：「你們是專制國家，不尊重人權，你們射殺示威的羣衆，囚禁反對人士，我們拒絕和你們這樣的政權進行貿易。」^①相反地，兩德之間的貿易已發展到最高限度，在長期的耐心和努力之下，西德文化和價值觀緩緩深植東德人心，普遍受到認同，東德當局再也無法做出違背民意的措施。

原定今年五月六日舉行的東德國會大選提前於三月十八日舉行。這次自由選舉是東德共黨執政四十多年來的首次。參加這次大選的政黨有二十四個，共選出國會議員四百名，任期四年。獲得過半數的政黨負責籌組新政府。東德共有合格選民一千三百三十萬人，凡年滿十八歲者都有投票權。^②

大選結果，共黨慘敗，這正說明鐵幕內人民對共產黨的失望和厭棄。一直被民意測驗看好的社會民主黨却出乎意料的表現平平。相反的，右翼的保守派三黨組成的德意志聯盟則贏得空前勝利，共獲得百分之四八點一五選票，囊括國會四百席中的一百九十三席，（其中基督教民主聯盟佔一百六十四席，德國社會聯盟二十五席，民主覺醒黨四席）；曾被看好的社會民主黨得八七席；由東德共產黨改名爲民主社會黨祇得六五席；自由民主聯盟十二席，其餘三十四席由九十年代聯盟等七個小黨分別獲得。

西德對三月十八日的東德國會大選表示高度興趣，也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西德各大政黨都有重量級的人士至東德助選，並發表支持演說，西德總理柯爾極力支持東德保守的德意志聯盟，在其三月十三日的助選演說中，主張東、西德馬克使用一比一的兌換率；西德前總理布蘭德（Willy Brandt）出而爲東德社會民主黨助選；西德外長則支持東德中間派的自由民主聯盟。^③

東德各政黨競選的主要政見都是兩德統一問題，不同的祇是統一步調的快慢。前身爲東德共產黨的民主社會黨和一些左傾的小黨都反對統一步調過快，而社會民主黨、德意志聯盟及自由民主聯盟則主張儘速統一。

繼三月十八日國會大選之後，東德又於五月六日舉行地方選舉，德意志聯盟獲得百分之三七點八的選票，較大選時的得票率減少了百分之九點五，原因是選民抗議他們和西德所達成的經濟合作條件，但德意志聯盟仍然是結束共黨獨攬政權四十

註① 同註②。

註② 聯合報（臺北），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九日，頁七。歐洲日報（法國），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廿日，頁四。

註③ Daily Report, FBIS-WEU-90-056, March 22, 1990, p. 13. *Ibid.*, FBIS-WEU-90-053, March 19, 1990, pp. 8-9.

年後的最大政黨。

東德國會大選結果甫經宣佈，立即有人發表評論，認為德國的統一大業已經完成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祇不過是時間問題。民意測驗指出德國人民希望儘快統一的超過百分之六十以上，大多數都以在兩年內完成統一最為理想。國會大選剷除了共產黨史達林主義者在東德高階層的影響力，但是地方的市、鎮議會仍然是共產黨員的天下。隨後的地方選舉，才使過去一直以百分之九八選票控制地方議會的德共勢力，降為僅有百分之十四選票的地步。

自由民主的浪潮沖倒了柏林圍牆，迫使東德當局舉行自由選舉，共產黨退居反對黨的弱勢地位，東德政府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政權轉移，正如法國政治家所說，這是一次罕見的「和平革命」。